

家庭问题

胡
万
春

64.712

家庭问题

胡 万 春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上海

君 甸 和 一 装 幀
张 隆 基 插 图

一九六五年 三月 二 册

家 庭 问 题

书号 10080

作家出版社上海編輯所

(上海绍兴路74号)

字数 157,000 开本 846×1152 毫米 $\frac{1}{32}$ 印张 7 $\frac{7}{8}$ 插页 6

1964年12月上海第1版 1964年12月上海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48000 册 (精) 0001—2000 册

平装定价(3) 0.85 元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內 容 提 要

本书是作者近三年来所写的中短篇小说的集子。其中除《金色的梦》和《卖饼》两篇是写旧社会儿童生活的以外，其余八篇全是以工人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豪迈劳动中的生活和斗争为题材的。《内部问题》、《家庭问题》、《闪光》、《心声》、《前辈》等篇发表后曾获得读者群众的好评。作者不仅塑造了象王刚、杜师傅、陆大伟、马阿土、老刘……这样高大的、光辉的工人形象；更提出了象如何以革命精神对待工作，如何教育无产阶级的下一代，如何对待新生力量的成长，如何当冷静的促进派等富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使得作品具有更深刻的思想意义，更强烈的鼓舞作用。

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摘自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

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摘自毛泽东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目 次

閃光	1
晚年	18
年代	30
心聲	59
家庭問題	88
內部問題	108
前輩	190
棋迷	200
金色的夢	208
賣餅	224

閃 光

日班快要下班的时候，技术监督科的周科长有点不高兴地从綫材車間走出来。使他伤脑筋的是：甲班檢驗員調到中心試驗室去了，那个代理檢驗工作的于福生，既是近視眼，又不大負責。刚才要不是技术监督站的站长发现得早，差一点有四包不合格的盘元“漏检”了。将不合格的产品交給国家，这对檢驗員來說是失职的行为。使他焦急不安的是：綫材車間是个极重要的車間，国家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格，万一再发生“漏检”，那可真正成問題了。所以他想：“應該物色一个称职的檢驗員……”

周科长这么想着，不觉走到了車間休息室的門口。他看見金属制品車間的女檢驗員赵杏妹，和平常一样，怀里摟着一件丈夫的棉袄，坐在长凳上等着丈夫下班。这个还只有二十三岁的女同志，是个出色的檢驗員。她不仅工作先进，人相也漂亮：鵝蛋脸，高鼻梁，額前留着一縷蓬蓬松松的額发。在她結婚以前，曾經有好多小伙子想博得她的青睞。但是生活中的事往往就是这么費解，她千拣万拣，誰也不爱，偏偏爱上了一个胡子毛糙的、外号叫“邋邋鬼”的精整工人。令人奇怪的是，

他們結婚以后還出格地要好，上班一道進廠，下班一道出廠。因為趙杏妹下班的時間比丈夫早半個小時，所以常常可以看到她坐在这里等丈夫下班，似乎這已經成定規了。趙杏妹一見周科長，就問：“周科長，作啥愁眉不展的呀？”

“甲班的檢驗員調走了，真成問題。”

“噯！你把我調過來好了。”

“別開玩笑，你那個車間也頂重要的。”

趙杏妹認真地說：“那怎麼辦呢？”

“我在想法子……”周科長這麼說着，就走到場地裏去抽查已經堆棹好的盤元了。他是一個又精明又能干的工人出身的技術監督科長，雖然今年還只有三十三歲，但是看上去卻顯得很老成、踏實。正當他埋頭做抽查工作的时候，在他背後傳來一陣嘻嘻哈哈的談笑聲。他估計，一定是下班的工人洗過澡都到車間休息室門口來了。

只听得有人說：“誰說結婚就是愛情的結束呀？你們看看趙杏妹他們，好象才開始哩……”

“哈哈……”一陣哄笑聲。

“噯！杏妹，你哪能會看中他的？”

“嚼舌頭，不曉得！”趙杏妹說。

周科長聽見背後這些談笑聲，不免也有點為趙杏妹惋惜起來，心里想：“真奇怪！她究竟看中‘邋邋鬼’的什麼呢？要說人相、口才，都是不足取的。要說他工作嘛！也沒啥突出的成績……”他想想去也真有點越想越模糊了。其實，周科長原只曉得“邋邋鬼”的本名叫陸大偉，是因為他生活作風有點邋邋，才有人將他叫成“邋邋鬼”的。除此以外，他什麼也不清

楚。这是因为陆大伟的业务范围不属于周科长管的，接触不多。突然，他背后的談笑声“刹車”了，使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他就象条件反射似地回过身去看了一看。

原来那边并没发生什么惊天动地的事情，只是陆大伟一搖一摆地从車間里走了出来。这个外号叫“邋邋鬼”的陆大伟，和以前一样，胡子毛糙的，穿了套沾满了泥灰和油漬的工作服。他上衣的鈕扣，好象总是不齐全的，而且常常不扣上；从脖子上数下来，第三只鈕子掉了，錯把第三只鈕眼扣在第四只鈕子上，弄得領头一边高一边低，下襟一边长一边短。工作鞋的鞋帶断掉了，就这么拖在地上。一看他这副样子，就給人一种印象：这是一个随随便便、什么也不在乎的人。赵杏妹一看见他就埋怨：“看你的鬼样子，前天刚替你釘上鈕扣，今天又掉了……干起活来什么也不管……快把衣裳脫下来！你看，連鞋帶断了也不晓得……你呀，簡直象个孩子，連孩子也不如……看看你的脸，油泥也沒洗干净……唉！你呀，你呀……”然而陆大伟一声也不响，把衣服脫下，又让她拿着毛巾在脸上擦了擦。瞧赵杏妹的神气，就象媽媽对待孩子似的。但是他們这一切举动是那么正經、严肃，感情是那么真挚，似乎这样是理所当然的，无可非議的。最后，赵杏妹替陆大伟披上棉袄，嘴里說着：“你呀，你呀！做起生活来，什么也不管，把你自己也忘記了……”就这样，两个人一前一后，嘀嘀咕咕地走了。

旁边几个工人等他俩走了后，不觉又笑了起来。笑得最厉害的是于福生。这个戴着近視眼鏡的代理檢驗員，并没因为差一点“漏检”四包盘元而有所不安。

周科长挺不滿地叫道：“于福生！你来一下。”

于福生慢吞吞地走过去，訕訕地問：“什么事？”

周科长瞧着他那一张扁圓的脸，想：“要耐心地說服、教育他。”于是他從口袋里拿出一只小螺絲，在手心里抛了抛，說：“于福生同志！你要晓得，一包盘元送到螺絲厂，要做成成千上万顆螺絲。所以，一包不合格的盘元漏进合格品，就会影响成千上万顆螺絲的质量。要是这成千上万顆螺絲装在几万台机器上，你看会怎样？”

“自然……当然……”于福生有点不以为然。

“一只小螺絲，可以影响一台机器……”

“不过！周科长，我并不是檢驗工，是代理……”

“不管怎么样，”周科长有点生气了。“在我們新社会，每个人都應該有一种責任心，这是最最起碼的要求。不論这个人做的是什​​么工作，既然他现在是在一种工作崗位上，他就應該尽一只螺絲釘的責任。我再說一句：因为一只螺絲釘的过失，它会損害一台良好的机器。”

“周科长！这些道理我都懂。”

“那你？”周科长有点茫然了。

“我这只小螺絲，不是甘心情愿安在这台机器上的。我天天都觉得自己只是代理代理，明天就会去做自己本份的工作。周科长，还是請你赶快派一个正式的檢驗工来吧，这个罪我受够了。誰都知道，檢驗工作是一种吃力不討好的工作，常常会得罪人。不，我不想得罪人，也不想負这种責任。放我走吧，你赶快放我走吧……”

周科长瞧着面前这个戴近視眼鏡的、脹紅了的圓脸，有点惊奇：“这个人想問題怎么始終是以‘我’为軸心的？”最后，周

科长只得說：“大概你的眼睛太近視了，你走吧！”

于福生理了理梳得光光的头发，走了。

二

第二天，是星期六，技术监督科照例召开了周末会议。周科长听了各車間技术监督站的站长工作汇报后，觉得最不放心的还是綫材車間甲班的檢驗工作。散会后，他就和綫材車間的技监站长、檢驗人員研究起来，看看物色怎么样的一个人去担当甲班檢驗工作。大家想来想去，也沒提出合适的人来。后来有人說：“噯！‘邋邋遢遢’怎么样？”

周科长問：“就是那个陆大伟？不，不行！”

“我看，他是行的。”

“不，不行。”周科长又加上一句。

技监站长老王問：“为啥不行呢？”

“你只要看看他的生活作风就晓得了，邋邋遢遢，随随便便……”周科长拿一支鉛笔搔搔头，用特別強調的口吻說，“一个檢驗人員不應該有这种随随便便的坏作风，應該認真負責，严格……”

“周科长！你这說法有点主观。”老王直率地說。

“主观？”周科长怔了一下。

“你先深入了解一下，再下結論。”

周科长听了来自下級的批評，不觉有点脸紅。但是他仔細想想，觉得这批評倒是对的。于是就這麼說：“好吧！有空我找陆大伟談一次。”

“他是星期日休息的。”

“明天請他到我家來好嗎？”

“好的，周科長。”

星期日那天，天氣突然轉熱了。到了下午，室內溫度達到攝氏二十度。陽曆十一月下旬，這可以說是少有的氣溫。周科長坐在靠窗的一把藤椅上，靜靜地看着當天的《解放日報》。熱烘烘的陽光照在他的身上，使他感到有點燥熱，於是就將領口解開了。沒多久，他聽到一陣“篤篤”的敲門聲。他走過去開了門，正如他原先估計的，來的就是陸大偉。

周科長連忙說：“噓——進來……坐！坐！”

陸大偉手里挽着棉袄，額角上有点汗涔涔的，好象还在冒热气哩！他的头发早應該理一下了，胡子也沒刮。不过，他的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是經過趙杏妹的整理的，衣服洗得很干淨，尚留有折疊的痕迹，上面的鈕扣一顆不少。好象趙杏妹还特地叫他帶上一條手帕，因为他拿出手帕在擦額上的汗珠。

“你家在哪里？”周科長問，“路不少吧？”

“在提籃橋，路是不少。”

“你走得這麼熱，沒坐電車呀？”

“我怕擠。”陸大偉笑了。

“我請你喝一杯好茶。”周科長從五斗櫥抽屜里拿出一只小茶葉罐，抓一點茶葉放在杯子里，沖上開水，端到陸大偉面前放好，隨口說，“上半年我到蘇州去了一次，買了二兩碧螺春。這是六大名茶之一，你尝尝……”

“好，好，謝謝。”陸大偉客氣地說。

“你今年幾歲啦？”周科長將藤椅子拉到他身邊，坐了下

来。

“二十七岁。”

“看上去倒象有三十多岁。”

“我生得老相。”

“咦！你怎么不喝茶呀？”

“好，好，謝謝。”

周科长见陆大伟并没有喝茶，心里想：“这个人很客气。”过了一歇，他又问：“家里双亲还在吗？”

“过世了。”陆大伟垂下眼皮说，“我娘是病死的，我爹是让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

“哦！你爹是做工的嗎？”

“是的，他本来是沪东一家机器厂的車工。抗日战争时期，他入了党……从此以后，他就搞工人运动。敌人到处搜捕他，因此他很少在家。”大概是天热口渴，陆大伟的嘴唇显得有点干燥，还咳嗽了几声。但是他还是没有喝茶，好象他忘记了。“……我爹牺牲那一年，我才十三岁，啥也不懂。……我爹在的时候，他对于个人生活方面是很少考虑的，穿得破烂，吃得简单。記得我媽常跟他嘀咕，因为他有几个錢，就光顾着去帮助同志。……唉，要是他活着該多好！”

“咦！”周科长说：“你怎么不喝茶呀？”

陆大伟还是客气地说：“好，好，謝謝。”

“啊哟！你为啥这样客气呢？这不大好……”周科长耐不住了。“喝一杯茶有啥关系？来，来，我看你嘴唇也干了，喝吧！”

陆大伟迟疑了一下，就象下了决心似的，拿起茶杯喝了。

大概他实在口渴得很，一口就将一杯茶喝得精光。他喝完以后，将嘴放在空心拳头里咳嗽了一声，似乎有些难为情地笑了笑。

周科长替他倒上茶，问：“你什么时候进厂的？”

“嗯——二十岁那年。”

“已经七年了。”

“是的，我进步很慢……”

“不，不能說在平凡工作崗位上劳动就是落后。”周科长听了他这些话，觉得他是要求进步的。但是还看不出陆大伟具有一个检验工所需要的品质。最后，他还是試探着說，“如果領導上調你去干別的工作，你愿意嗎？”

“我服从組織分配。”陆大伟感到有点突然。

“要是这项工作容易得罪人、吃力不討好呢？”

“我晓得你指的是啥。”

“你能負責做好嗎？”

“我……我不晓得。”

他們的談話就这样結束了，但是周科长并沒觉得調陆大伟来当检验工是很合适的。临走时，陆大伟忽然說：“啊哟！我好象忘記什么了。”

周科长說：“想想看，你忘了什么？”

陆大伟将棉袄拿在手里，两只眼睛到处搜索着。可是找来找去，也沒找到自己忘記了的东西。他的手搔着头皮，苦苦地思索起来，怎么也想不出忘了什么。他摸摸手帕，手帕在口袋里；他看看棉袄，棉袄在手里……

周科长笑了：“你沒有忘記什么东西。”

“不，”陆大伟认真地說，“我是忘記什么了。”

这可使周科长有些啼笑皆非了：明明沒有忘記东西，他偏說忘記什么了。周科长无可奈何地說：“你看，你确实沒有忘記什么。这样吧，如果我以后发现你有什么忘在我家里，我替你帶到厂里来，好不好？”

陆大伟迟疑了一下，說：“好吧。”

等陆大伟走出門口后，周科长心里想：“这样丢三忘四的人，怎么能当檢驗工呢？他連自己是不是忘記东西也不清楚，将来当檢驗工的話，真不知要‘漏检’多少不合格品哩！”他这么想着，就坐了下来，暗暗有点好笑。

正在这时，周科长又听见一陣“篤篤”的敲門声。

周科长想，一定是自己的爱人和孩子看电影回来了。他走过去开了門，这可使他吃了一惊，原来門口站着的还是陆大伟。显然，陆大伟是奔着回来的，只要一看他气喘咻咻的样子就知道了。周科长有点茫然若失，不知說啥才好。陆大伟朝着房里打量了一眼，“哦”了一声，就走到茶几旁边，郑重其事地指着自己喝过的茶杯說：“周科长！我有点感冒……这是很容易传染的……我喝过的茶杯，最好用开水泡一泡，消消毒……好了，就这件事，我走啦！”

听到这几句話，周科长震动了一下，他从陆大伟的身上，仿佛突然間看到了一种閃光。他还来不及捕捉这一瞬即逝的閃光的东西，发觉陆大伟已經告辞走了。門“碰——”地一声，周科长被惊醒了过来：“他就为这一件小事？”过了一歇，他明白了，不禁激动起来，自己問自己：“这样的人难道还不配做檢驗工嗎？”

三

早晨，周科长一走进技术监督科，就对綫材車間的技监站长老王說：“你們是对的，陆大伟完全可以做檢驗工作。我相信，他一定会把檢驗工作做得很出色。”說着，他就拿起电话打到劳动工資科，取得了他們的同意。

“周科长！”老王笑着問，“那个老油条怎么办？”

周科长有点莫名其妙：“你說什么？”

“就是那个于福生，戴近視眼鏡的。”

周科长严肃地說：“你怎么能这样說人家呢？虽然这个人还有些落后，可他終究还只做了三年工呀！重要的是，我們要好好帮助他、教育他。至于他的工作，暂时不必調动。”

沒想到将陆大伟調去当綫材車間甲班檢驗工后，只有几天工夫，車間里的反映多得不得了。值班主任說：“陆大伟执行檢驗标准太死板，不灵活。”三道車軋鋼工长說：“陆大伟專門吹毛求疵，无事找事。”甚至，連以前和陆大伟一起工作的精整工人也夹在里面說：“他和車間里鬧坏了关系，以后工作难做了。”不知怎么的，关于陆大伟好的反映，却没有听到。

周科长有点納悶：“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这天，周科长开完会，就到綫材車間去检查工作。甲班早已过了下班時間，已經是下午四点多钟了。周科长走到車間休息室門口，意外地看見赵杏妹还坐在那里等丈夫下班。以前这个时候，赵杏妹早和丈夫一起走了。赵杏妹和往常一样，怀里摟着丈夫的棉袄，坐在长凳上。所不同的是，今天的赵杏

妹显出心事重重的样子，漂亮的脸蛋上籠罩着愁云。周科长关心地走到她身边坐下，問：“杏妹！你作啥愁眉不展的呀？”

赵杏妹摇了摇头：“沒有啥……唉！”

“不对，你一定有心事。”周科长肯定地说，“你們車間的质量不是有所提高嗎？是不是工作上碰到啥困难？”

赵杏妹又摇了摇头：“沒有啥……只是……”

“只是什么？是不是关于陆大伟的事？”

“唉！他呀，我真不知怎么說才好……上次，你决定让他当檢驗工后，他高兴得簡直……”赵杏妹只要說順了嘴，話語就出格地多了。“周科长！你真不晓得他哩！他这个人呀，一头钻到工作里，連魂灵都会出窍的，把他自己也忘記了……”

周科长心里动了一下，“把他自己也忘記了”这句话，多么熟悉呀？他已經不止听到一次了。

“他的憋脾气，簡直没办法对付。天天夜里，他要我拿着檢驗标准看着，由他来背……他要将这么一本檢驗标准一条一条全背出来……”赵杏妹噓了一口气接着說，“有一次，我在睡梦中給吵醒了，听见他就象和尚念經似的，嘰嘰咕咕地念着。因为沒有开灯，我也不晓得几点钟了。后来我听见隔壁人家的自鳴钟‘当当当’地敲了三下，我才大吃一惊，已經三点钟了。我劝他可真难，他不听我，最后我……我哭了，他总算睡了。他日长时久这样，怎么行？”

周科长激动地说：“你放心，我会說服他的。”

“要說服他可不容易哩，他要做的事情，就非得做成不可。大家說他‘邋邋鬼’，只不过看到他的表面，其实他做事情倒是說一是一，說二是二的。我随便說說，記得我还没和他結婚的